

MARGARET MITCHELL

飘上

Gone with the Wind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飘 上

齐俊伟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1/ 蔡磊编.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 2

SBN 7 - 204 - 05540 - 3

I. 世… II. 蔡… III. 长篇小说 - 作品集 - 世界 - 近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7459 号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一)

蔡磊 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33.5 字数: 7800 千

2001 年 2 月第一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2004 年 6 月第二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204 - 05540 - 3/I · 1000

定价: 328.00 元

目 录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8)
第 三 章	(33)
第 四 章	(51)
第 五 章	(61)
第 六 章	(76)
第 七 章	(105)

第 二 部

第 八 章	(113)
第 九 章	(128)
第 十 章	(156)
第 十 一 章	(166)
第 十 二 章	(171)
第 十 三 章	(185)
第 十 四 章	(198)
第 十 五 章	(208)
第 十 六 章	(218)

第 三 部

第 十 七 章	(225)
第 十 八 章	(244)
第 十 九 章	(258)
第 二 十 章	(270)
第二十一章	(277)
第二十二章	(290)
第二十三章	(296)
第二十四章	(312)
第二十五章	(337)
第二十六章	(349)
第二十七章	(370)
第二十八章	(382)
第二十九章	(397)
第 三 十 章	(410)

第一部

第一章

斯佳丽·奥哈拉并不是个美人，但是男人一旦被她的魅力迷住，像塔尔顿家孪生兄弟那样，就不大会注意到这一点了。她的脸上融合了两种并不调和的容貌特征——父亲那来自面色红润的爱尔兰人的粗野和母亲那承自法兰西海滨贵族的优雅。不过，这张脸还是挺吸引人的，下巴颏尖尖的，牙床骨方方的，纯净的淡绿色眼睛，不带一丝褐色，眼角微微上翘的眼眶上缀着浓密乌黑的睫毛，再上面是两道浓黑的剑眉，在木兰花般白嫩的肌肤上勾勒出两条引人注目的斜线。对这种皮肤，南方妇女是极为珍视的，为避免被佐治亚州的烈日晒黑，她们总是用帽子、手套和面纱把它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

一八六一年四月的一个下午，晴空万里，斯佳丽与塔尔顿家孪生兄弟斯图特和布伦特一起坐在她父亲塔拉〔爱尔兰米斯郡的一个村子，塔拉山在公元六世纪前是古代爱尔兰国王的驻地。斯佳丽的父亲是爱尔兰人，把庄园取名塔拉，以志不忘故土〕庄园前门廊的阴凉处，那情形有如画中人的。她身穿一件绿花布的新衣，波浪般起伏的裙摆在裙箍上飘展开来，刚好配她脚上的平跟摩洛哥羊皮绿舞鞋，这双鞋还是她父亲新近从亚特兰大给她捎来的。她那不过十七英寸的腰围是附近三个县里最细的，在这身衣服的衬托下，更显纤细，尽管只有十六岁，她的乳房却成熟而丰满，包裹在合体的紧身上衣里，分外显眼。不过，虽然舒展的长裙显得那么端庄，用发网拢在脑后的发髻显得那么娴淑，交叠在膝头的雪白的小手显得那么文静，但她真正的本性却难以尽掩，故作娇憨的脸上，那双绿眼睛——爱动、任性、生气盎然——与她那端庄的仪表截然不同，这副举止是她母亲一贯的谆谆告诫和黑妈妈的严厉管教强加于她的，只有那双眼睛才代表了她自己。

那对孪生兄弟一边一个斜靠在她两边的椅子上，两双小腿肚鼓胀的长腿裹在齐膝长靴里，随便地架着，俩人都悠闲而懒散，斜睨着从明亮长窗

透进来的阳光，谈着，笑着。今年他们十九岁，身高六英尺二英寸，骨骼长大，肌肉坚实，黝黑的脸庞，赤褐色的头发，双眼神采奕奕，倨傲而自负，身着一般无二的深黄色马裤和蓝上衣，简直就像两个一模一样的棉桃。

屋外，院子里开着一簇簇饱满白山茶萼在一片新绿背景的映衬下，被夕阳照得分外亮丽，两匹高头大马拴在马道上。那是两兄弟的坐骑，毛色像主人的头发一样红；一群精瘦、躁动、不安的猎狗在马腿前吵个不休，不论两兄弟走到哪儿，这群猎狗都跟着，稍远一点儿的地方，一条跟随马车的黑花狗当上贵族似地躺着，口鼻全都贴在爪子上，耐心地等待两兄弟回去吃饭。

在猎狗、马和主人之间，有一种比持久的伙伴关系更深的亲属似的关系，无论主人还是家畜，都是年轻、健壮、无忧无虑的动物，也是一样的油滑、优雅而精力充沛，就像他们的马一样，两兄弟不仅精神而且看来十分凶悍，但对知道怎样驾驭他们的人又显得温驯有礼。

门廊里坐着的三个人，虽说一出世就有仆人细心服侍，对优裕的庄园生活习以为常，但他们的脸却既不苍白，也不娇嫩。他们健壮而灵活，就像一辈子在野外生活，很少用心于书本的乡巴佬。在佐治亚州北部克莱顿县的生活还是新鲜有趣的，尽管与奥古斯塔〔美国佐治亚州东部城市〕、萨凡纳〔美国佐治亚州东部港口城市〕和查尔斯顿〔美国卡罗来纳州港口城市〕等地相比，未免有点粗野，南部地区较为古板的居民看不起内地的佐治亚人，但在这个地方，在佐治亚北部，不受更高的文化教育并不丢面子，只要在要紧的事情上在行就行了。像棉花种得好，马术精湛，枪法准，舞姿轻松优雅，追逐女士潇洒体面，喝酒痛饮不醉，都是他们心目中的要紧事。

这些方面，两兄弟样样精通，而与此同样出众的是他们在学习书本知识上的笨拙无能。虽然县里谁家都不如他家钱多、马多、奴隶多，但邻近大多数穷苦白人都比他俩胸中的文墨多。

正是因为这样，斯图特和布伦特两兄弟才会在四月里的这个下午，在塔拉庄园前门廊里闲聊，他们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这已经是两年内第四所开除他们的大学了。汤姆和博伊德——他们的两个哥哥也跟他们一同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想待在不欢迎自己弟弟的学校里。斯图特和布伦特把这次被开除当做一个有趣的笑话，而斯佳丽自己从去年离开费耶特维尔女子学院〔费耶特维尔女子学院：著名的女子学院，创建于十九世纪上半叶，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东南部费耶特维尔城〕以后就不想去动书本，自然跟兄弟俩一样觉得这件事可笑。

“我知道你俩不在乎被开除，汤姆也是如此，”她说，“可博伊德怎么办？他一心想读书，却被你们俩从弗吉尼亚大学、亚拉巴马大学和南卡罗来纳大学拖出来，现在又被你们从佐治亚大学拖出来了。再这样下去，他可别想毕业了。”

“唔，他可以到费耶特维尔的帕马利法官事务所去学法律嘛，”布伦特毫不在意地回答，“何况，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本来就得起在学期结束前赶回家。”

“为什么呢？”

“打仗嘛，傻瓜！这场仗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打起来，难道打起仗来，我们还会留在大学里不成？”

“你明知道根本不会打仗，”斯佳丽懊恼地说，“不过是说说而已，嗯，上星期阿希礼·韦尔斯克和他父亲才跟爸说过，我们驻华盛顿的专员要同林肯先生〔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美国第16任总统，主张联邦统一，并废除奴隶制，担任总统后，南部各州相继脱离联邦，爆发内战，内战结束后，被奴隶主指使下的暴徒刺杀〕就南部联邦〔南部联邦：一八六一年，美国南方11个州先后宣布独立，脱离联邦，组成“南部联邦”，并在同年发动内战。一八六五年四月，南方军队战败，投降后解散〕问题达成一项——一项协议。反正，北方佬不敢打的，他们怕我们，根本打不起仗来的，这话我都听烦了。”

“根本打不起仗来！”兄弟俩气愤地喊，就像他们上当了似的。

“嗯，宝贝儿，仗是一定要打的，”斯图特说，“北方佬可能怕我们，但自从前天博勒加尔将军〔比埃尔·古·图·博勒加尔，1818-1893，美国南北战争时南军将领〕炮轰他们出了苏姆特堡〔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要塞港口之一，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南部联邦成立后，由于北军罗伯特·安德逊少校坚拒南军劝降，南军持续炮轰三十四小时，南北战争拉开帷幕〕以后，他们就不不得不打了，否则就是让全世界看着他们当懦夫。嗯，南部联邦……”

斯佳丽极不耐烦地撇撇嘴。

“要是你们再说一次‘打仗’，我就回到屋里关上门，除开‘脱离联邦’这句话不算，我这辈子最厌烦的就是‘打仗’这个词儿。爸从早到晚谈的都是打仗，来看他的那些人也总在叫着什么苏姆特堡啦、州权啦、亚伯拉罕·林肯啦，烦得我都快叫救命了！所有的小伙子除了他们那支老骑兵团，也都光谈这个。今年春天所有的宴会都因为小伙子们只有这个话题而变得毫无乐趣，对于佐治亚州等到圣诞节后才脱离联邦，我真是太高兴了，要不然，圣诞节的气氛也会被毁了的，只要你们再说一次‘打仗’，我就回屋去。”

她可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她根本受不了人家谈话而她不是主要话题，可她讲这话时还是面带笑容，并把硬黑的睫毛像蝴蝶翅膀似的霎个不停。兄弟俩果然中了她的计，被她迷住了，忙不迭地向她赔不是，说刚才不该让她扫兴，她对战争不感兴趣，这没使他们对她有丝毫轻视。说真的，恰恰相反，他们更看重她了，打仗本来就是男人的事，不是女人的事，在他们看来，她这副态度正是她具有女人味的证明。

她哄得他们离开这个烦人的话题后，就兴味盎然地回到他们当前的情况上来。

“对于你们俩再次被开除，你母亲说了些什么？”

一想起三个月前被从弗吉尼亚大学赶回家时他们的母亲的管教方式，兄弟俩的脸色立时不大自然。

“这件事啊，”斯图特说，“她就没顾上说什么，今天一大早，趁她还没起床，汤姆和我们就出门了，汤姆去了方丹家，我们就来这儿了。”

“那你们昨晚回家她什么也没说吗？”

“昨晚我们运气太好了。上个月妈妈在肯塔基州买了一匹新种马，刚好在我们到家时运到，家里热闹得不得了。那头大畜生——长得可真威风，斯佳丽，你一定得让你爸尽快来瞧瞧——就在来这儿的路上，还狠咬了马夫一口，踩伤了两个被妈派去琼斯博罗〔美国佐治亚州小镇，距亚特兰大市约二十英里〕接火车的黑人，我们到家之前，这马不仅几乎踢倒马厩，还把妈那匹叫草莓的老种马踢了个半死。我们到家的当口，妈正在马厩里，拿着一口袋糖哄它，居然真的让它平静下来了。几个黑人躲得老远，瞪着眼睛看着，吓得要死。可是妈却当这马是家里人似的，还跟它说话，它也直接从妈手里吃东西，要说对付马，谁也不如妈。她一看见我们就说：‘天哪，你们四个怎么又回来了？简直比瘟神还要命！’这时马喷着响鼻，人似的直立起来，她赶忙说：‘快滚出去！难道你们看不见这宝贝马受惊了吗？明天早上我再跟你们算账！’这样我们就上床睡觉了，今天为了不让她抓住，我们老早就溜了出来，就让博伊德一个人去对付她好了。”

“她会揍博伊德吗？你们说。”与县里其他人一样，斯佳丽向来看不惯矮小的塔尔顿太太那副德行——儿子们都已成年了，还威吓他们，而且她还会用马鞭抽他们的背，只要她认为有必要。

贝斯塔特·塔尔顿总是特别忙，名下不仅有个大面积的棉花种植园，一百个黑奴和八个儿女，而且还拥有全州最大的养马场。她性子火爆，动不动就被四个总是惹是生非的儿子气得大发雷霆。她认为时不时地打孩子几

下对他们毫无害处，虽然她决不允许任何人鞭打奴隶和马。

“她才不会揍博伊德呢，她几乎不打博伊德，因为他既是老大，个子又最矮，”斯图特答道，对自己六英尺二的身高，他极为得意。“因此才让他呆在家里跟妈讲清一切。天哪，妈真不该再打我们！我们都十九了，汤姆已经二十一岁了，可她以为我们才六岁似的。”

“明天参加韦尔克斯家的烤肉野宴〔在野外烧烤全牲的宴会〕时，你母亲会骑新马去吗？”

“她倒是想这样，可是爸认为太危险。况且，几个姐妹无论如何都不同意。她们说她至少要坐着马车去参加宴会，这样才像个夫人。”

“但愿明天可别下雨，”斯佳丽说，“快一星期了，几乎天天下雨，野宴要被改为室内野餐可太扫兴了。”

“啊，明天准是晴天，而且像六月一样热，”斯图特说，“看见那晚霞了吗？我从未见到过比这更红的，要想知道天气，看看晚霞就行了。”

他们的视线越过杰拉尔德·奥哈拉家广阔无边的新垦棉田，朝着红彤彤的地平线极目望去。弗林特河对岸的群山后面，太阳正在一片红得绚烂的云霞中缓缓落下，四月暖洋洋的白天渐渐渗入了丝丝凉意。

几场温暖而突然的雨下过之后，春天早早降临了，粉红色的桃花，莹白胜雪、星星点点的山茱萸花一下子纷纷绽放，阴暗的河边沼泽和远处的群山被装点得分外妖娆，春耕即将结束，落日如血的霞光把佐治亚红土地上新开的犁沟染得更红。潮湿的土地正期待着人们翻开并播下棉籽，犁沟表层的砂土呈淡红色，河道两边则由于阴影的掩映而渐呈朱红、紫红和栗色，砖墙雪白的庄园宅院像一片红海中的孤岛，茫茫无际的红色海洋里，波涛汹涌，变幻无穷，曲折迂回的新月形巨浪只有冲到淡红色的浪尖上时，才一下子凝住不动，碎成细小的浪花。虽然那种犁沟在佐治亚中部的黄土地以及海滨地区肥沃的黑土地上俯首皆是，但在佐治亚北部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区，人们总是有意开出弯弯曲曲的犁沟，省得肥沃的土壤被河水冲走。

这片红土地，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棉产地，雨后更是殷红似血，干旱的时候，碎砖粉似的红土遍地都是。白色的房屋，沉静的田地，带着黄泥的河水慢悠悠地流过，使这里成为一片安静祥和的土地，而灿烂阳光与幽暗浓荫的并存又使它看来有那么强烈的对比。温暖的阳光下，尚未开垦的空地和连绵不绝的棉田微笑而对，怡然而平和。但即使在太阳最炙热的午后，田地边缘屹立着的原始森林也让人觉得有点阴森可怖，它阴暗、清冷，还有几分神秘，尤其是那呼呼作响的松树，带着悠长的耐心等待着，

一边低声叹息，一边威胁着：“小心！小心！你们原本属于我们，我们可以收回你们。”

耳边渐近的马蹄声，挽具铁链的叮当声，和黑人放肆的嬉笑声告诉门廊里坐着的三个人，耕种土地的黑人和骡马从田里收工回来了。同时斯佳丽的母亲埃伦·奥哈拉柔和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是在叫那给她拿钥匙的黑人小女仆。“是，太太。”随着一个童声尖声尖气的回答，一阵清晰的脚步声朝着后面的熏肉房而去，在那里，埃伦给收工回家的黑人准备晚饭。然后传来的是瓷器和银餐具相撞的清脆的声音，那表明塔拉庄园的总管家波克在布置餐桌了。

听到这里，兄弟俩意识到是回家的时候了，但他们真不想回去，那样又得去见母亲了。只得在塔拉庄园的门廊里磨磨蹭蹭，期待着斯佳丽开口留下他们吃晚饭。

“听我说，斯佳丽，关于明天的宴会，”布伦特说，“仅仅由于我们前一段时间不在家，野宴和舞会的事我们也不知道，就让我们在舞会上少跳几支舞，那可太不应该了，你还没答应别人吧？”

“哦，我答应别人了！你们哥俩会不会回来我哪儿知道。难道让我冒着当壁花〔指舞会中没有男伴而独自坐在墙边的单身女子〕的危险等着专门侍候你们两位吗？”

“当壁花？你？”听了这话，兄弟俩失声大笑起来。

“听我的，宝贝儿。你得跟我跳第一支华尔兹，和斯图〔斯图特的昵称〕跳最后一支，然后跟我们一起吃晚餐。我们还要坐在楼梯平台上，让金西黑妈再给我们算算命，就像上次舞会一样。”

“我可不愿意让金西黑妈算命，你们还记得吧？她说我会和一个长着乌黑头发和长长黑胡子的男人结婚，但我讨厌黑发男人。”

“这样啊，宝贝儿，你喜欢红头发的吧？”布伦特说，脸上傻傻地笑着。“现在，快告诉我们，同意陪我跳所有的华尔兹，并和我们一块儿吃晚餐。”

“只要你同意，我们就让你知道一个秘密。”斯图特说。

“什么？”一听到“秘密”这个词，斯佳丽顿时来了精神，像个孩子似的。

“斯图，你是指昨天我们在亚特兰大听说的事儿吗？要是那件事，你可别忘了我们曾经许诺不讲给别人听的。”

“嗯，是佩蒂小姐告诉我们的。”

“什么小姐？”

“佩蒂帕特·汉密顿小姐，你知道的，就是阿希礼·韦尔克斯的表亲，也是查尔斯和玫兰妮的姑妈，住在亚特兰大的那个。”

“我知道她，一个傻老太婆，我从未见过比她更傻的人。”

“就是她，昨天她的马车经过亚特兰大火车站时，我们正巧在那儿等着搭火车回家，她停下来对我们说，明天晚上，一个婚讯要在韦尔克斯家的舞会时宣布。”

“哦，这我知道。”斯佳丽失望地说，“不就是她的傻侄子查尔斯·汉密顿和霍妮·韦尔克斯两个人嘛。这几年大家总在说她们要结婚的事，尽管他本人似乎对此事并不积极。”

“你认为他傻吗？”布伦特问。“去年圣诞节你可让他围着你转了个够呢。”

“我又不能不让他转。”斯佳丽漫不经心地耸耸肩膀，“在我看来，他可真够娘娘腔的。”

“可是，明天可不是宣布他们订婚的消息，”斯图特洋洋得意地说，“而是查理〔查尔斯的昵称〕的妹妹玫荔〔玫兰妮的昵称〕和阿希礼订婚的消息。”

斯佳丽脸色倒没变，但嘴唇一下子失去了血色，就像一个人冷不防被迎头一击，在最初的一刹那，除了吃惊，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注视着斯图特时，她的脸色依然十分平静。使这个丝毫不会分析他人的人误以为她只是出乎意料而且很感兴趣罢了。

“佩蒂小姐还说，由于玫荔小姐最近身体总是不好，他们原本打算到明年再宣布婚讯。可现在，到处都传说要打仗，两家人一致认为早点成婚更好，所以才决定在明天的晚宴上就宣布这件事。好了，斯佳丽，我们已经把秘密讲给你听了，你总该答应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餐了吧。”

“当然，我答应。”斯佳丽说，根本没经过大脑。

“还要陪我们跳所有的华尔兹？”

“跳所有的。”

“你太好了，毫无疑问，别的小伙子们准会气得发疯。”

“随他们发疯好了，”布伦特说，“等着瞧吧，斯佳丽，我们一定能对付他们的，明天上午野宴也和我们在一起吧？”

“什么？”

斯图特又重提了一遍他的要求。

“当然可以。”

兄弟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喜不自胜，心里却不由地感到奇怪。尽管他们自视为斯佳丽所看重的追求者，但是他们从未如此轻而易举地得到过这样的嘉许。她平常只是敷衍他们，对他们的一再哀求总是不置可否，对他们的赌气微笑相还，对他们的愤怒，态度冷淡。但现在她居然允许他

们野宴时与她坐在一起，和她跳所有的华尔兹（而且他们决心要设法使每一支舞曲都是华尔兹），并且共进晚餐，这等于说把明天全部的活动都包给他们了。为这个，被大学开除也是一件值当的事了。

愿望的满足使他们再次情绪高涨，更加不愿意离开这里，不住嘴地谈论明天的野宴、舞会和阿希礼·韦尔克与玫兰妮·汉密顿什么的，互相开玩笑，插话，嘻嘻哈哈地笑着、闹着，还再三暗示希望主人留他们用晚餐。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发现气氛有点儿不对劲儿，斯佳丽似乎再没什么话可说了，兄弟俩觉察到下午的快乐情景已经不复存在了，至于这是为什么，他们却弄不明白。他们感到不自在，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他们不清楚罢了，又硬撑了一会，才看看表，很不情愿地站起来。

太阳已经从新翻的田地那边沉了下去，幽暗的光线使河对面高高的树林慢慢模糊不清。燕子轻盈地在场地的上空飞过，三五成群的鸡，大摇大摆的鸭以及迈着四方步的火鸡也纷纷从田间回来了。

斯图特吼了一声：“吉姆士！”不多时，一个和他们年龄差不多的高个儿黑男孩喘着粗气从房子拐脚跑向两匹拴着的马。吉姆士是像那些猎狗一样到哪儿都陪着主人的贴身仆人。儿时，他曾经是他们的玩伴，到他们十岁生日那天就变成了现在的身份。一见到他，塔尔顿家的猎狗便赶快从红土中跳起身来，站好恭候主人的到来。两兄弟与斯佳丽握手告别，说明天一大早，他们就会在韦尔克家等着她。然后他们匆匆走下小路，跨上马，在吉姆士的跟随下，一直跑上种着两排松柏的林荫道，同时回过头来，向斯佳丽挥着帽子高声叫嚷。

拐过一个弯儿，看不见塔拉农场以后，布伦特在尘灰四起的大道上勒住马头，停在一丛山茱萸下。斯图特也跟着站住，黑孩子在后面几步以外停下来。两匹马一觉得缰绳松了，便伸着脖子去啃路边嫩绿的青草，猎狗们再次耐心地躺在松软的红土上，眼睛贪婪地仰望着渐渐变浓的暮色中盘旋飞舞的燕子。不解而略带温怒地表情出现在布伦特憨厚的脸上。

“听我说，”他说，“你觉得她似乎有点留我们吃晚饭的意思？”

“我觉得她有。”斯图特回答。“我一直等她说，可她居然没说，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我一点也不知道，不过我认为她应该留我们的，不管怎么说，这才是我们回家后的第一天，再加上她好长时间没见我们了。况且，我们还有很多话要对她说呢。”

“我觉得，我们刚来时她好像挺高兴的嘛。”

“我也这么认为。”

“可后来，约摸半小时前吧，她好像有点头痛，几乎不再说什么了。”

“我也看出来了，可我当时没怎么太在乎。你觉得什么原因让她变成这样的呢？”

“不知道，也许我们说了什么话惹她生气了。”

他们两个考虑了一会儿。

“我想不出什么话惹了她。况且，斯佳丽一生气，谁都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可不像有些女孩子，把一切都藏在心里。”

“对呀，这就是我喜欢她的原因。她才不会一生气就冷冰冰地绕开话题——她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今天，我们一定是说了或做了什么让她不痛快的事，她才不愿开口讲话的。我打赌，刚开始我们来的时候，她的确很高兴并且有请我们吃晚饭的意思。”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又一次被开除的事儿？”

“不可能！别犯傻了。我们告诉她这事儿时，她不是还笑得挺开心嘛。何况，斯佳丽根本不看重读书，就像我们俩一样。”

布伦特在马鞍上回过头，叫道：“吉姆士！”

“少爷，什么事？”

“我们和斯佳丽小姐讲的话，你听到了吗？”

“没有，少爷！你想我怎么可能偷听白人老爷的话呢？”

“偷听？上帝呀！你们这些黑人什么不知道。哼，你就是在撒谎！我亲眼看见你悄悄拐到门廊角那儿，蹲在那些茉莉花树下面。算了，你可曾听见我们说什么让斯佳丽小姐生气——或者是让她难过的话了吗？”

他既然这么说，吉姆士就决心不再对偷听的事抵赖，皱着眉头回想他们的话。

“没有哇。我没听见你们说什么让她生气的话。我觉得，她见到你们很高兴，也挺惦记着你们的，而且一直像只快乐的小鸟似的唧唧喳喳。只是后来你们跟她讲了阿希礼先生与玫兰妮小姐要结婚的消息，她才像看着老鹰飞过头顶的小鸟一样沉默不语了。

兄弟俩面面相觑，慢慢地点点头，但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

“吉姆士说得没错，可为什么会这样？”斯图尔特说，“上帝呀！对她来说，阿希礼不过是个朋友，并不是那么重要，她更看重的不是他，而是我们俩。”

“不过，你想过吗？也许她对明天晚上要宣布的这件事，阿希礼应该先告诉她这个老朋友，然后再对其他的人说，而阿希礼偏偏没这么做，所以她才会生气了？姑娘家嘛，总是很在意先听到这种事情的。”

“嗯，倒也是。不过，即使没告诉她这事儿明天宣布，又能怎么样呢？这种事原本就该保密好让大家惊喜一下嘛。难道说作为一个男人，连对自己的订婚计划保密的权利都没有吗？如果不是玫荔小姐的姑妈说出来，我们也一样不知道嘛。何况，对于他迟早会娶玫荔这事儿，斯佳丽一定早就知道的。你看，我们都知道好几年了，韦尔克斯家和汉密顿家一直是中表联亲的，就像霍妮·韦尔克斯一定会嫁给玫荔小姐的兄弟查尔斯一样，大家都知道他总有一天会娶她的。”

“算了，我不想再谈这个了。可她不留我们吃饭还是让我觉得不舒服，说实话，我真不想回家去听妈怒气冲冲地骂咱们，而且又是为被学校开除的事。这可不是第一回了。”

“没准儿博伊德已经哄得她平心静气了呢，你知道的，那个伶俐的小家伙实在是能言善辩，她的火气只有他才能平息得下来，一贯如此嘛。”

“对呀，他当然做得到，只不过需要费点儿功夫。他得拐着弯绕着圈儿跟妈妈讲，只有把妈搞得糊里糊涂，同意不再计较，才会让他省点力气去好好当律师，不过现在，只怕他还没来得及说呢。唔，我敢打赌，到现在妈还在为那匹新送来的马而兴奋不已呢，没准儿得到坐在晚餐桌前而且见到博伊德也在的时候才可能记起来我们又回来了。在晚饭吃完之前，她的火气会越来越大的。所以博伊德得等到十点左右才会有机会告诉她校长用怎样的态度斥责我们俩。既然如此，要是我们四个中谁留在学校里，脸上都太不光彩了。等到她掉转矛头对校长火冒三丈，乃至告诉博伊德他该把校长一枪打死才对的时候，就该到半夜了。因此，我们必须过了半夜再回家。”

兄弟俩四目相对，无话可说。无论是驯服烈马，打架闹事，以至邻居们的公开抗议，他们根本不放在心上，能够使他们感到畏惧的，只有红发母亲的怒骂以及时不时就会毫不心疼地打在他们身上的马鞭。

“嗯，只好这样了，”布伦特说，“我们去韦尔克斯家，阿希礼和姑娘们会欢迎我们留下来吃晚饭的。”

斯图特看起来不太乐意。

“不，别去那儿吧，为准备明天的野宴，他们一定是忙碌不堪的，况且……”

“哦，我忘了这个。”布伦特赶忙插嘴说，“那，我们别去了。”

兄弟俩吆喝着各自的马，默默地向前跑了一会儿，斯图特的脸上从棕色的皮肤下隐隐透出丝丝潮红。直到去年夏天，斯图特一直在追求印第亚·韦尔克斯，而且得到了双方家人乃至全县的共同支持。县里的人认为对斯图特来说，印第亚的沉静含蓄可以使他的性情平和下来。不管怎样，大家都希望会这样，斯图特以为自己找到了意中人，但布伦特反对。尽管布伦特也喜欢印第亚，可又觉得

自己没办法爱上她，因为她相貌太过平常，性格又太过柔顺，在追求她的时候，他实在没法子陪着斯图特，这可是兄弟俩第一次兴趣不一致。两兄弟竟然献殷勤给一个毫无出众之处的姑娘，这让布伦特心里极为不快。

随后，在去年夏天，琼斯博罗橡树林举办了一次政治演讲会，会上，俩人突然同时被斯佳丽·奥哈拉迷住了。其实，他们认识她已经很多年了，从小她就因善于骑马，爬树且不逊色于任何男孩子而成为讨人喜欢的玩伴儿，而现在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个花季少女，简直使他们惊讶不已，而且她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姑娘。

他们第一次发现她那双绿眼睛如此地活泼灵动，她笑起来那对酒窝如此地深，还有那娇巧的手脚，那纤柔的腰肢，无一不深深地吸引他们。对他们恰到好处的称赞，她报以清脆悦耳的笑声，使他们自以为成了她心目中出类拔萃的小伙子，就更加想方设法地表现自己。

在兄弟俩的一生中，那是值得纪念的日子。此后，每当谈及往事，他们都感到不解——以前为什么没发现斯佳丽的迷人之处呢。他们始终找不到正确答案，其实那天是斯佳丽存心要吸引他们的注意。一看见印第亚与斯图特说话，她争强好胜的心就受不了，因为她天生无法容忍任何男人同她以外的女人谈情说爱，占有了斯图特并不能使她满足，布伦特也是她的目标，于是她以巧妙的手法使兄弟俩都成了她的裙下之臣。

现在兄弟俩都在对她大献殷勤。印第亚和莱蒂·芒罗——一位来自洛夫乔伊的姑娘，布伦特曾半真半假地追求过她——都被抛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兄弟俩倒没想过万一斯佳丽接受了他们中一个人的爱，那个失败者怎么办，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对一位姑娘的一致爱恋使他们很满意，反正他们彼此间不会相互猜忌。不仅邻居们对此感到好奇，他们的母亲更是深为忧虑，而且她并不喜欢斯佳丽。“只要那个精灵古怪的小丫头选中你们中的一个，就是他活该。”她说，“可万一她两个都选中，你们两个就去做摩门教徒〔摩门教是宗教派别之一，盛行一夫多妻制与一妻多夫制。美国犹他州为其聚居地〕，搬到犹他州去住——人家愿不愿意要我可不确定……我最头痛的只是你们两个迟早会被这个朝三暮四的绿眼睛小妖精迷得晕晕乎乎、争风吃醋以至兄弟间以枪口相对，不过要真那样也不错。”斯图特自那次演讲会后，每见到印第亚都觉得别扭，并不是印第亚责备了他，甚至不是她的言谈举止中暗示她已经发现他变了心。这个贤淑的姑娘根本不会这样，只是斯图特见到她就会感到不安，自认对不起她，他清楚地知道是他想办法使印第亚爱上他，也明白现在她依然如此，这使他心里隐约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够光明磊落，他依然喜爱她，对她端庄娴静的举止，她的学识以及她拥有的优秀品质都深为尊

崇。但是，毫无办法，一比到斯佳丽的伶俐可爱和妩媚动人，她就显得黯然无光、令人乏味了。只要在印第亚身边，你就始终清楚明白，一旦碰到斯佳丽，就总觉得自己像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而她的魅力恰在于此——叫男人失魂落魄。

“那，咱们去凯德·卡尔弗特家吃晚饭怎么样？斯佳丽曾提到凯思琳从查尔斯顿回来了，或许她会谈些我们不知道的战况——关于苏姆特堡的。”

“她不会知道的，我打赌，她连炮台在不在海港里都不知道，怎么能知道炮台里本来都是北方佬，后来被咱们的大炮轰走了的事呢。她知道的除了舞会就只有她找的情人了。”

“那，听听她瞎说也挺有意思呀。再说咱们得等妈睡了再回家，那总是个躲她的地方嘛。”

“唔，好吧！我喜欢凯思琳，她挺有意思，而且也想打听一下卡罗·瑞特和查尔斯顿其他人的情况；但我宁可去死也不愿和她那个北方佬继母同桌吃饭。”

“斯图特，别对她太刻薄，她也是好心。”

“我不是对她刻薄，我是同情她，但我并不喜欢让我同情的人。她总想让别人感到舒服自在，总想讨好别人，忙忙乱乱的，却总是适得其反，说的也不对，做的也不对。她真让我无所适从！她还认为南方人是蛮子。甚至对妈说过这样的话，她怕南方人，只要我们一在，她就像快吓死了似的。她让我想到一只瘦骨嶙峋的老母鸡，瞪着两只圆圆的眼睛蹲在椅子上，怯生生的，傻呆呆的，似乎一旦有动静，它就会立即拍着翅膀咯咯叫起来。”

“算了，你不能怪她，你确实用枪打伤过凯德的腿呀。”

“嘿，我那是喝醉了，否则我决不会那么干的，”斯图特说，“凯德自己也没怀恨在心，凯思琳·赖福和卡尔弗特先生也是这样。只有那个北方佬继母总叫喊说我是个蛮子，还说什么文明人与野蛮的南方人为邻不安全。”

“算了，你不能怪她。她是个北方人，不太讲礼貌；况且你毕竟开了枪，打伤了她的继子。”

“什么嘛！那也不能以此作为污辱我的理由呀！你可是妈的亲生儿子，但汤尼·方丹开枪打伤你的时候，她发脾气了吗？没有，她仅仅请方丹大夫来给你包扎伤口，还问他汤尼的枪法怎么会这样不准呢。又说她猜他一定是喝了酒才会这样的吧。你还记得汤尼听了有多气愤吗？”

兄弟俩都大笑起来。

“妈可真够厉害的！”布伦特由衷地赞叹着，“在大伙面前，她才不会让你感到尴尬，行为举止总是恰如其分。”

“是这样，可是今晚我们回家以后，她恐怕会在父亲和姐妹们面前让